

风,拂过田野

郑玲娟

大家说着芒种。
麦有芒,稻也有芒。城底人见到大米已经是光秃秃的肉身,无法触摸到大米生长时,谷包衣上针尖一样的锋芒。我们只是要了个瓜熟蒂落,略去了生命拔节生长的全部呐喊和疼痛。青壮年的稻子是很壮观的,青葱蓬勃,一排排,立正整齐,军人般,肃穆庄严,望向天空。

像春分,芒种之类字面优美,又是常识实用的节气与爷爷是最密切的。相关是土地,小麦与水稻,以及犁田时黄牛和爷爷的合作,还有奶奶送来的钢制饭盒里的饭菜。我本可以吃了来,可是一来,我是上犁和爷爷一起驾犁耕田。二是几天前就讲好的我,一定要坐在水田中央的大石头上吃饭。鞋子脱掉,赤脚。

黄牛拉着犁,爷爷拉着黄牛,我拉着爷

爷,在水田间一圈又一圈。爷爷除了调驯黄牛犁田时路子走正,几乎一天不说话。浑水从我们脚面漫过,有时会触到一些小石子,有时裹上泥巴,黄牛如果深一脚浅一脚,犁会撬起大块泥层,我们就会从一个峰到另一个峰滑上滑下,像坐上了汽车或轮船一样,稍稍失去了自我控制,黄牛带着我们走。总之我希望颠簸越多越好,最好连犁带人全都栽在水田里,我一定哈哈大笑,爷爷起先慌了神,爬起来看看我一身泥巴呲牙咧嘴滑稽的样子,最后肯定也会嘿嘿嘿笑起来。爷爷很少笑。

我极怕各种深浅的水,不喜欢所有大海小溪,唯独,我喜欢水田。它始终呈酝酿状态,无波澜,静静散开,尽全部生命能量提供我丰衣足食。

爷爷很少与人有密切交往。也好像从

来没有自己的主场。大家坐在一起时,他只是递烟和应和。陪听着,没有故事没有见闻,应答几个字方方正整,无额外生趣。对乡人热衷的邻里长短表现得茫然,低头啊啊两声不置可否。屋角墙边摆着他的锄头、扁担、箩筐、木犁。爷爷和它们更像,要么到田里去,如果下雨天就歇息,靠近墙边沉默不语。

爷爷的田都离家很远,那些屋边的便利好田他都没有分到。也就是说下田干活,午饭要么带上干粮,要么奶奶得送饭过去。来回两小时。为此奶奶常常嘀咕数落他,不会盘算争取。但是我家有个长着神奇大石头的水田,全村都没有。是的,这个可爱的田分给了爷爷,我可稀罕。

给稻子打完除虫剂,爷爷坐在田中央的大石头上,我拿出手帕里奶奶给我准备的一

小欢喜

王太生

小欢喜是对小生物、小生命、小果实、小物什本身精巧细致,细细柔柔的喜欢,是一种琐碎、细小、庸常的爱。

初夏,小鸡雏破壳而出,一蓬蓬黄澄澄、毛茸茸,“啾啾,啾啾”,在地上四处滚动,争相啄食,农人寂静的庭院、瓜棚豆架,因此而变得圆润生动。小鸡雏刚破壳时,浑身都是湿漉漉的,把它托在手心,怯生生的,细软的小腿,哆哆嗦嗦,站都站不住。汪曾祺在《鸡鸭名家》里说见到雏鸡鸭的感觉,“小鸡小鸭都放在浅扁的竹笼里卖。一路走,一路啾啾地叫,好玩极了。小鸡小鸭都很可爱。小鸡娇弱伶仃,小鸭傻气而固执。看它们在竹笼里挨挨挤挤,窜窜跳跳,令人感到生命的欢悦。捉在手里,那点轻微的挣扎搔挠,使人心中怦怦然,胸口痒痒的”。痒痒的,那是油然而生的窃喜,一阵子的愉悦、轻松,就像小

鸭子划动橘红的小脚蹼,在初夏浅水里,瑟瑟而游,一种难以言传的心灵美妙,只有遇见者才能感觉得到。

五六月,扁圆青涩的小柿子已然结出枝头,嵌在碧碧的叶萼中间,绒毛纤细。小柿子,玲珑可爱,它们的那种青,是好看的青,天真无邪的青,青得没有一丝杂质。躲在阳光通透,清亮亮的叶隙间兀自酣睡,青枝绿叶间仿佛还能听到它们的呼噜声,让人心生细软软的爱怜,不忍触碰。没有成熟的东西,常见可爱。成熟,就见世故。世故了,就不可爱。

麻虾,芝麻大的虾。怎么说呢?有比麻雀还小的雀,没有比麻虾再小的虾。麻虾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淡水里,这种野生小虾,对水质的要求非常挑剔,多见于没有淤泥的清水河流。梅雨季节,我在石埠头上,见清亮亮的河水中,小麻虾一跳一跳地晃游……麻

虾的透明筋络,清晰可见。唯其小,见之,才油然而生柔柔细爱。那种细爱,是一个人浑身通透,血流平缓,很舒服的感觉。清晨的露水菜市场,见到有农人卖麻虾,小麻虾出水后,堆在一口竹匾里,想不到它们竟然都是活的,抓一把握在手心,噗噗然,竦竦而动,让人满心生爱。

豌豆开花后,结豌豆荚,一粒粒的嫩豌豆,装在一只透明的,细细长长的嫩荚中,是春天写给初夏的信笺,荚是信封,豌豆是字,植物素笺写满对一个季节的爱意。温婉的豌豆荚可清炒、或炒腊肉片,吃起来脆脆甜甜。豌豆儿圆润鲜绿,常被用来配菜,只做一个小点缀,十分悦目。

小的东西,让人心生怜爱,大而见拙。

明代有一个名叫王叔远的工匠,在一枚核桃上雕刻小舟,舟有五人、八窗;若篷、船桨、火

面撒满白糖,中间涂上红点的一毛饼从爷爷身边坐下。等打稻子时,我要把这个石头铺满软软的稻秆,还要让爷爷做一个大大的稻秆堆,三角,中间空出来,我刚好躲在下面,吃饼。爷爷掏出烟慢慢抽起来,此时的他,和他口中缓缓吐出的烟雾一样,自在舒展。晴朗的日光照着这方田地,照着抽穗的稻子,爷爷也在其间。他竟哼了一支歌,仔细听,是《南泥湾》,“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秋日里,天气晴,爷爷抽了支烟,如平常一样沉默,然后进入了永恒的沉默。

他和他的庄稼一样,生命完成,平平静静重回大地。人们送他穿过一片片金黄稻田,风拂过他拂过的那些土地,水岸,鸟儿从天上飞过,欢快,赞美!人们纷纷称赞真是有福份的人呐,九十五岁无疾而终。

炉、茶壶、画卷、念珠……悉数可见,它的长度还不足一寸,放在手掌间把玩,见其小巧。

以前在老澡堂子门口,常见有人用大板凳,一端支一根杠杆,用力在榨甘蔗汁,一股涓涓细流,跌落在一只搪瓷小盆里。那天,我见到一只袖珍小凳,玲珑机巧,是古代的榨汁机,遥想当年大家闺秀,端坐在深深的庭院里,听空庭落花,小窗蕉雨。这只榨汁小凳,是悠闲生活的精致道具。汁液顺着槽沟,流进一只青花瓷碗中,直到最后,变成一缕断了的线,“滴答、滴答”,滴尽在时光深水里,再无声息。

木质榨汁小凳,包浆沉静,不知经过了怎样一双纤纤素手的摩挲?浸润着怎样的温柔情感、缜密心思?

小欢喜,终究是一种袅袅生成于内心的柔软和感动。

妙夏

郑凌红

夏天是美妙的,像古精的少女,又像跃动的少年,炽烈而执着,手握大把时间,自由发挥。

它不似春天般轻柔,也没有秋天的凉爽,却有“百花过尽绿成荫”的独特之美。它是多情的,也是多变的。它有陶渊明笔下“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茂盛,也有“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的清新,更有“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的美好。

夏天有很多个路口。是“水满有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蛙鸣”的满心欢喜,是“槐柳阴初密,帘栊暑尚微”的诗意,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的禅意。也许,白天阳光燎烈,黏腻、闷热此消彼长,但突如其来的的一场雨,压水井上的一池水,清溪小溪的踩水游泳,都是消解不愉快,拯救不开心的灵丹妙药。

你在闷热的午后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宁

静,仿佛忙碌的人们都按下了暂停键,像是要用一场短暂的天马行空去忘却过往的烦忧。石榴正在开花,风景踏着热浪而来,美得一场糊涂。爽快的雨,缠绵的雨,淅淅沥沥的雨,躲躲藏藏的雨,沁凉的触觉涌来,毛孔张开,凉风过际,四野碧绿,不经意地一抬头,连天空也如此明媚,一路是蓝。

天色会很晚再暗下来,你可以虚掷一段时光。在音乐中冥想,拥抱并享受你内心深

处的真实想法,比如什么都不想动,比如什么也不想做。治愈系的轻音乐,跑到床头,跑进沙发,跑进那回不去的流年,让你意外想起那些可想不可想的事,可做不可做的梦。槐花正在开,不紧不慢,像你的心,焦虑和浮躁,一下被清零。

正如时光荏苒,野草也会长出花蕾。沉睡的心在魔幻的季节被次第唤醒,我看到人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心里不慌,眼里有光。

白小满

丁宁

白小满是一只白头鹇(别名白头翁)雏鸟。因为在小满节气那天,平哥把它带回家来住了一夜,权当它有了一夜人类的身份,所以给它起了个大名叫白小满,小名叫520。小满那天是5月20日,又加之白小满是和我有缘近距离接触的第五只鸟,所以叫520是有多应景啊!随意提一下和我有缘的第四只鸟,是一只丝光椋鸟,曾给它起名波姬小丝。

白小满是在晚上被发现的。它在路灯的柔光里,像一团灰色的小绒球。当然,它比小绒球多了那么点恼怒的生气,所以平哥才会弯下腰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它,手机电筒一照,它依然不知道自己睡错了地方,它带着人类孩童一样的眼神,毫无心机和警觉戒备,不设防而无辜地缩在那里,全然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远处有一只黑猫,可能已经盯上了它。路人行色匆匆,步履大多带着归家时的唯一目的性,非常可能会无意间就踩到它。天色已晚,又看不到它的监护人在哪里,哦,是看不到监护鸟在哪里。它的弱小似乎一下子叫人有种能决定它生死的能力,但其实人类哪有决定鸟类生死的权柄呢,它的弱小又同时能轻易激发人的保护欲。

平哥把它带回家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马上给野鸟协会的王小宁发信息,是马上就发,已不能等到下了鸟再发。

“小宁,家人捡的这是啥鸟哇?”

“刚出巢的雏鸟不要捡啊,捡了它就失去了野性,只有笼养这一条路了。”

“现在能放回去吗?”

“现在放回原处,附近找个小树枝啥的高处,我们教不会它觅食,只有它的亲爹妈能教它,捡了对它来说,它的野生生涯就结束了。”

小宁说的这些,我在她的公众号上看过,也曾科普过家人,只是平哥他实践机会少,当时看雏鸟的处境危险,一时又想不起要把它放到树枝上,才先捡了回来。

想到不应该在鸟身上多留下人类的气息,便用了个袋子带着白小满就走。在捡到白小满的附近,我们选中了一棵白兰花树的低处小枝,只有这样的低处,我才能够得到,白小满的一只爪子搭在树枝上,另一只搭在我手指上的片刻间,那小小的细细的暖流差点转化成一种牵缠,人心不该是云行无碍么?

想着小宁给我分享的她在南京图书馆门口见到一只刚出巢银喉长尾山雀的故事,“鸟儿有自己生存、成长的方式,如果人类笼养,小鸟白白在野外出生了”,我亦深以为

然,生而有翼的生命不会更热爱笼子。

回到家后不久,下起了雨,越下越大且有持续之意,这时才觉得我忘记了小宁关键的交代:把雏鸟送回去时,如不见大鸟来接引,就等明天再送回去。

白小满孤零零地在雨夜里,为了避雨,它只能在白兰花树的小枝上来回挪移,再次把它带回家后,它冷的有点发抖,有点摇晃着站不稳,又像是渴睡,用吹风机给它吹了小暖风后,它身体不抖了,精神抖擞地找“抓取物”。

临睡前,把白小满送到厨房,灯一关,它马上进入了睡眠模式,这点,我们倒是可以共情。

第二天早上5点多白小满就醒了,开始扑腾,那是十足的扑腾啊,飞又飞不高,但是方向明确:冲着窗外,一米多高的操作台它飞不上去,一次又一次撞到木门上。我拿羽毛球拍把它放到操作台上,它叫得更急切了,应该是发出了SOS信号,只见它扑腾到窗口,低身做了个欲飞冲刺动作,准备工作非常短,它像跳水运动员一样果敢地跳了下去。等我下楼到草坪上看情况时,怎么也找不到,看来它的果敢不是我看到的无知无畏,而是它对自己翅膀的信任。一等在小路对面发现白小满,我拿出准备好的袋子,就

去再多管闲事一次。周围都是鸟叫声,平时这个时间也算是众鸟喧哗,但今日不同的是,那声音离我是如此之近,难道是我的行为引起了鸟界的纷纷热议?我是无法开口解释什么的,只加快了脚步,早点表示我并不是拎着白小满去炖汤。

白小满和平哥的相遇处,此时还无行人,把它放回去后,没等我走出几步,就有三只白头鹇从柿树上飞了下来,有一只大鸟啄了另一只,不知道是嫌弃多管闲事还是责备监管不利,也不知道三只大鸟除了白小满父母,还有一只是什么亲朋好友,外有一只鹁鸪飞到不远处来看热闹。

我觉得和白小满的故事到此终于圆满了,不必再跨界牵缠,但23号早上还是忍不住去特意路过,白小满的爹妈先是停在柿树上都叼着蚯蚓段一样的东西,然后陆续飞落下来,殷勤地哺育已躲在小轿车底下的白小满,白小满又恢复了鸟宝宝的憨萌,仿佛在我面前经历过的“惊险”从未发生过。

今天路过“白小满家”时,它站在一株小构树苗上,安逸地等着投喂。再后来就发现它能飞到了小轿车上了,进步真是飞速啊!

白小满将是头戴白色枕环的爱大笑的鸟,将是最爱站在树梢上的鸟,它的翅膀是自由的!